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月令解 卷一至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尹大謙

謄録副貢生臣杭光晋

謄録監生臣任溥

謄録監生臣黄鐘

經部四

月令解

禮類三 禮記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月令解十二卷宋張虙撰虙慈溪人慶元丙辰進士官至國子祭酒是編乃虙端平初入侍讀幄時以纂未及竟以病歸家居時乃續完之表進於朝十二月各自為卷奏稱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于御前可

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雖未免過膠古義不盡可見施行然辭義曉暢於順時出政之際皆三致意焉其用心有足取者月令于劉向別録屬明堂陰陽記當即漢書藝文志所云古明堂之遺事在明堂陰陽三十篇之内者呂氏春秋録以分冠十二紀馬融賈逵蔡邕王肅孔晁張華皆以為周公作鄭康成高誘以為即不韋作論者據漢百官表

言太尉為秦官或又據國語晉有元尉輿尉

之文謂尉之名不必起於秦然究不得因元

尉輿尉遂斷三代必有太尉也意不韋採記

舊文或傳益以秦制歟今考其書古帝王法

政施令之大端皆彰彰具存得其意而變通

之未嘗非通經適用之一助至其言誤其令

則致其災殆因洪範庶徵而推衍之遂為漢

儒陰陽五行之濫觴處解皆未能駁正然列

在禮經相沿已久亦不能獨為處咎也原書因隨月進御故凡孵見孟月者仲月季月皆重見永樂大典所載合為一編多刪其複于例為協間有刪之不盡者今併汰除以歸畫一焉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進月令解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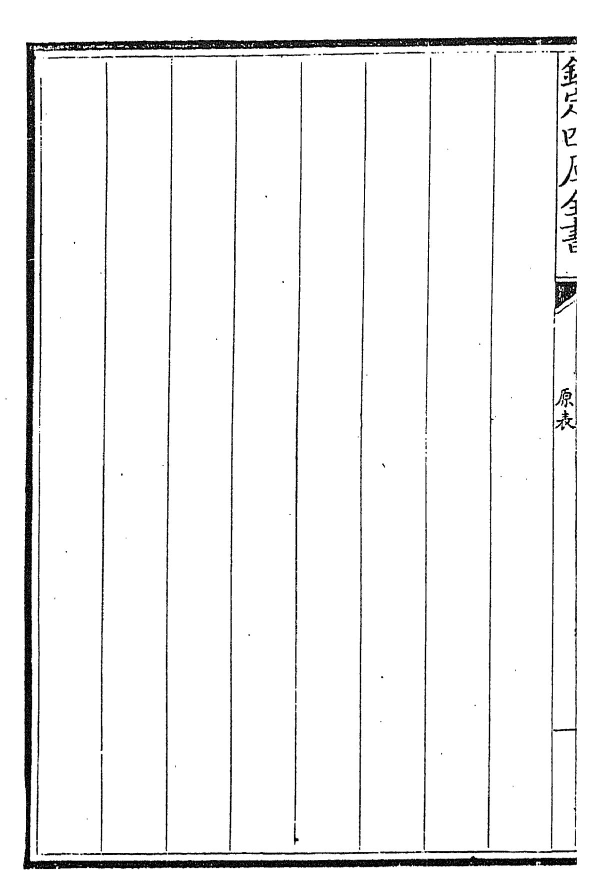
臣處言臣竊以後天而奉天時雖夙參於造化按月以觀月令實肇見於聖明矧臨萬務之繁欲極羣書之博惟拔尋於要領庶頤愛於精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考呂氏春秋之書承周末聖賢之論紀分十二井然彙列之條歲盡一周綮若環循之次雜之於禮附以為經漢相奏之因嘗表采唐宗定此亦就刋删雖號鉤深於斯文未知區别於令序曷若以孟仲季析為寒暑之期

於朔望弦占作旦昬之候所謂舉目皆可見若欲欽情又何加凡饜飫使自得之非睿知孰能與此玆葢恭遇

皇帝陛下心存兢業學務雍熙藝圃覽游澹若耆書之樂經幃訪問淵乎耆古之懷方當省歲以有為因聽負暄之入獻取諸儒共集之典釐每卷各立之門會析木會元枵隨所舍而改中夾鍾中太蔟視其律以更據往知今自我作古嚴恭寅畏外此何求輔相裁成由玆而出執而論歷殊史家黑白之分寫以為圖笑巧匠丹青

之象其月令解十二卷繕寫成十二冊謹隨表上進以

聞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奏月令解劄子

臣昨者叨侍經筵適講月令秋之三月嘗與侍讀鍾震言欲待月令終篇以十二月分為十二卷書之納於禁中時當此月陛下則以此月一卷觀覽凡一月之中陰陽消長之運星夜出入之躔氣序之遷改景物之多易與夫園林草木之華盛鳥獸蟲魚之生育田舍耕耘之節婦子蠶桑之期歷歷具載使置之座側又切於崔寔之政論置之几案何減乎魏徵之諫疏其於贊化為益

多矣既而以病予告有志不成緣臣身則病矣而眼猶能觀故書心猶能記舊事於是以秋三月已成之說上接乎春夏下逮夫季冬一一為之解釋通前為十二卷陛下或許以投進即當消日備録裝褫送上每一月改則令以此一月進於御前陛下展卷時時玩之或謂智本天賜聰本天生一覽無遺成誦在心何假纂集之為不知此非為記問設也惟欲於宮中無事清閒之燕舉目在前而已昔有談脩養之術者欲書月令置左右如

冬夏至宜謹嗜欲之類庶得自警謂陛下守此則可以裁成天地之道可以輔相天地之宜豈為脩養之術哉

臣不勝惓惓

欽定四庫全書

月令解卷一

宋 張虙 撰

孟春之月

孟春者斗建寅之辰也漢志云引達於寅則寅引也

夏正為正月

日在營室

正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室十四度元嘉歷云日在室一度疏謂月令據其大畧不細與歷同日與斗建

常相合寅與亥合正月斗建寅則日在亥室星屬亥也
案此說由不知歲差故以為據其大畧又泥於子與丑合寅與亥合之説皆非也
營室二星

昏參中旦尾中
每月必記昏旦中星者人君南面而治仰觀天文以授民事故舉南方之中星為候月令中星疏亦謂據大畧而言不與歴正同但一月之内有中者即得載之
案此亦由不知歲差故有是説
中星一晝一夜分天之半參十星

西方之宿尾九星東方之宿參與尾相望也

其日甲乙

左傳云天有十日以應五行五行播於四時故十日各有所屬甲乙屬春注乙之言軋也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疏云日功之名

其帝太皡其神句芒

據經惟曰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前漢魏相傳言東方之神大皡乘震執規司春者而注疏以爲祀其帝

又祀其神有主必有配皆以義起禮耳後世因其言則祀禮不復廢矣然其帝其神名號亦自取義元氣廣大謂之皡天則皡者廣大之意木初生時句曲而有芒角故曰句芒

其蟲鱗

鱗亦謂之蟲所謂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注鱗龍蛇之屬有孚甲似木

其音角

疏謂春時調和樂以角爲主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

律中大蔟

大蔟者月建寅之律也律候氣之管以銅爲之實以葭灰以羅縠覆之置緹縵室中孟春氣至則大蔟之律應而吹灰中者氣與律相當也國語云大蔟所以金奏贊陽出滯漢志云蔟奏也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

其數八

金木水火得土而成木數三得土五數故爲成數八

其味酸其臭羶

在口者爲味有形則有味木曰曲直而曲直作酸木實之性然則木實酸通於鼻者爲臭有氣則有臭凡草木所生其氣羶也

其祀戶祭先脾

凡五祀皆有功於人故立祀以報之又各從其類也

春祀户者户在門之内易節卦不出户庭不出門庭解者謂奇爻在前户之象偶爻在前門之象是奇者爲户偶者爲門春祀户秋祀門户祀其出門祀其入户在内於人為尤近當冬寒時塞向墐户春氣和則人闢户矣故祀其神祭用牲之藏時各有所先既非本屬又不可論相生又不可論相尅雖與古尚書文合又不可通其義此葢不過示有所先耳當以人六脈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爲主於是爲脾爲

肺乃入左手爲心爲肝爲腎此其次第非出於人之私也故用牲之藏其所先者亦依之而春夏中央秋冬之際定矣故春先脾

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鴈來

此記正月時候也冰凝則魚潛而下冰釋則魚躍而上獺祭魚者以魚方可取祭而後食猶人食必祭也天之生物自有稟性之善者特其偏耳鴈隨陽者禹貢謂之陽鳥鴈之隨陽居無定所從中土視之自北

而南謂之來自南而北亦謂之來孟春之來自南方
而北也
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
玉
天子每時居處及所乘車馬所建旌旗所服衣玉所
食牲穀及器物之屬皆順時氣也春爲青陽吕氏取
之以名天子所居名與居正相稱也此當寅上正月
位也孟月則居左个个者左傳置饋於个釋者謂个

廂也鸞路者明堂位言鸞車有虞氏之路車之有鸞不特有虞氏之制意自有虞氏始然春秉鸞路取其色非取其聲後漢輿服志耕車注車必有鸞而春獨曰鸞路者鸞鳳類而色青故以名春路陸佃禮圖於太常條下謂青路謂之鸞路者則鸞青鳳故也以此知鸞路正取其色之青倉龍者倉青也曲禮言左青龍倉龍即青龍以馬為龍周禮馬八尺以上為龍此天子所駕也詩疏騏青而微黑青旂旂色尚青也載

謂建之於車周禮交龍爲旂旂必有鈴青衣所衣之衣尚青色也青色爲衣古未之見唯近世夏休辨六服之色以袞之色如蓑蓑青草也鷩赤毳黄希白元黑皆然倉玉玉之青者服謂冕旒及笄并佩玉尚青色也玉藻水蒼玉以文色似水之蒼周禮蒼璧青圭此皆玉之青者山海經武玞石似玉青地白文色揚雄羽獵賦說玉眩耀青熒顔師古注言其色青而有光耀也

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麥木穀也疏云麥實有孚甲屬木尚書五行傳以羊爲火畜春氣貴和食其當方之穀而以火畜助之食得其調則疾不生亦所以安性也古人之食惟取其宜而已不以珍異進也器疏以達春主發散疏則散達則發或謂疏爲刻鏤之象求之太過此特言其開暢而已

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春盛德在木天子乃齊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
立春爲正月節迎春於東郊者人君後天而奉天時
當其氣至則出郊以迎所以導之也太史禮官之屬
先三日謁之將以致天子之齊也盛德四時皆有德
或生或長或斂或藏是其德也天地之大德固難於
形容至其分而爲四時則各有所在故因其分而言
其盛則天地之德於是著矣春之盛德在木木屬春

也凡見於萬物之生木之德也親帥羣臣迎之於東
郊所以重其至示敬也迎迎其氣耳非有神矣或謂
即太皥句芒故迎而祭之注引文曜鉤謂靈威仰
還反賞公卿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
古者賞以春夏順時氣也迎春之賞葢喜其氣之至
故行賞以飾喜尤爲順時之大者然是賞也惟及於
公卿諸侯大夫而已未及兆民也於是命之相臣指

居輔佐之任者布德以助春之德和令以和春之令

曰慶曰惠又出乎賞之外以行以施及於兆民慶賜

則又總言上之所與毋有不當使當得者皆得所予

雖廣而無一妄予者古人淳厚安有欺罔之事耶

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

失經紀以初為常

周禮大史之職掌六典逆邦國之治八法逆官府之

治則守典奉法是其職也然頒歲年於官府都鄙頒

朔於邦國皆大史職也豈惟六典八法而已日月星辰行於天者大史司之宿如天文志填星居宿其國案漢書天文志作填星所居國吉居宿久國福厚此删改其文國字下應脫一吉字五星所聚宿其國王案天文志作其國王天下此删去天下二字是宿也離如月離於畢是離也大史司之曰宿曰離皆無貸者言占驗不差也案月令乃言推步不差耳非言占驗經紀謂日月星辰行天之躔度初如歷法之元孟子所謂故也用是爲常此不可變者治歷明時本貴乎革若其法之初則不可得

而易

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案藉田令本作藉非）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元日或以為吉日或以為善日其說則同然以書所稱元日觀之則元日乃正月朔旦也呂氏創法則以元日行禮祈穀躬耕本一事其行禮則同一日既曰

元日又曰元辰元日即朔日元辰於是日取其時也十二支謂之辰元日曰以則以朔日行之無俟乎擇元辰曰擇則於元日之中取其辰之良者用之故謂之擇也左傳郊祀后稷以勸農事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此周制也吕氏不遵此禮月令春祈穀夏亦祈穀祈穀非郊也祈穀禮畢於是講躬耕之禮耒耜田器也措之參保介之御閒參凡車上人皆可言參乘保介注以為衣甲之士非也詩臣工云嗟嗟保介介

猶副也諸侯來朝介或九人七人五人天子之保介猶諸侯之保介也則介豈謂衣甲天子之車安得有甲士惟耒耜之器非車上所能容所以措之於左右之閒御閒即謂天子所坐之處帥公卿諸侯大夫以身帥之也躬耕者祭統云天子諸侯非莫耕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盡可以事神明帝藉古說謂爲天神借民力所治之田以藉爲借或云耤蹈藉也躬親履踐之義皆不若應劭以爲典籍益

千畂之田必有籍以紀之曰帝籍則與民之公田異矣周禮甸師帥其屬而耕耨王籍則帝籍即王籍帝籍之帝非揩天也曰三推五推九推此則尊卑勞逸之辨也人君惟知稼穡之艱難親耕之禮葢體民耕籍而反亦已勞矣故飲之酒亦猶勞農也然觀執爵之語則非有盛禮如平時即執爵而酳意者持酒如勸賓之禮大寢非燕之所所以示禮之特名曰勞酒此特爲耕罷而設御如御食於君之御

是月也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

天地之氣亦人之氣也孟冬之月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令也一降一騰和同無間所謂天地交泰故生草木萌動之爲言亦猶人初受氣於胎元嚮之静者自此動矣

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親躬之田事既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

農事布於春而斂於秋農事之布必王命之不曰天子而曰王不以天子之尊嚴臨下也田非田畯之官即謂凡有田者舍於東郊謂民衆出於廬舍也觀此一節即周禮大司徒之職大司徒有條日易曉此乃總而論之葢自商鞅開阡陌之後古制隳廢大司徒之職亦難復舊今惟因其近似者行之脩封疆審端徑術即制其畿疆作其溝封正其道塗均其地域也善相邱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即五地之

物辨以土會十有二土十有二壤辨以土宜五物九等辨以土均然後稼穡樹藝之所宜畢見於此而始可以任地事也度土而積之謂之封界畫以守之謂之疆每歲脩之使勿壞術與遂同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審則詳視之端則理正之相如詩言相其陰陽古之勤民如此至其教道之方不徒形之空言必躬親以率之民烏得而不從田事既飭言治田之事各有條理矣亦有所先各適其平謂之準各得其正謂之

直民無惑心則爭競之念自絶先王經理天下如一家然

是月也命樂正入學習舞

樂正者樂官之長學者教育人才之地文王世子云釋菜不舞則習舞非爲釋菜也春陽既動萬物出地故王者習舞所以應之樂以舞爲重古人所致意衆仲之對李札之觀皆舞也夫子與顔淵論韶舞與賓牟賈論武王之舞亦舞也其屈伸俯仰綴兆疾舒皆

關於造化孟春之習豈區區爲釋菜哉且月令所言

自有次第習舞之後乃始習樂習樂之後乃大合樂

則習舞居先見舞之爲重也

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

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

掩骼埋胔

重祭禮故於歲始而省錄之曰山林川澤則羣祀無

不舉也犧牲毋用牝爲傷妊也此山林川澤之禮然

耳若天地宗廟大祭雖非孟春亦不用牝也斧斤以時入山林當草木萌動之時固禁止之覆巢則鳥何以生育孩蟲胎夭皆不可殺獸曰麛鳥曰卵亦不用皆所以遂其生育之性飛鳥或謂初飛之鳥據仲秋羣鳥養羞注有翼曰鳥閩蚋之屬此其類也不聚大衆大衆聚則罕殺必多不置城郭置則塡築必傷物骨枯曰骼肉腐曰胔或掩之或埋之推其所受於其生者以及其死者也

是月也不可以稱兵稱兵必天殃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

兵主殺以殺氣而逆生氣所以有天殃老氏曰用兵不敢為主而為客蓋不可從我始之謂也湯之造攻自鳴條用兵之義未嘗不然況方春之始乎

毋變天之道毋絶地之理毋亂人之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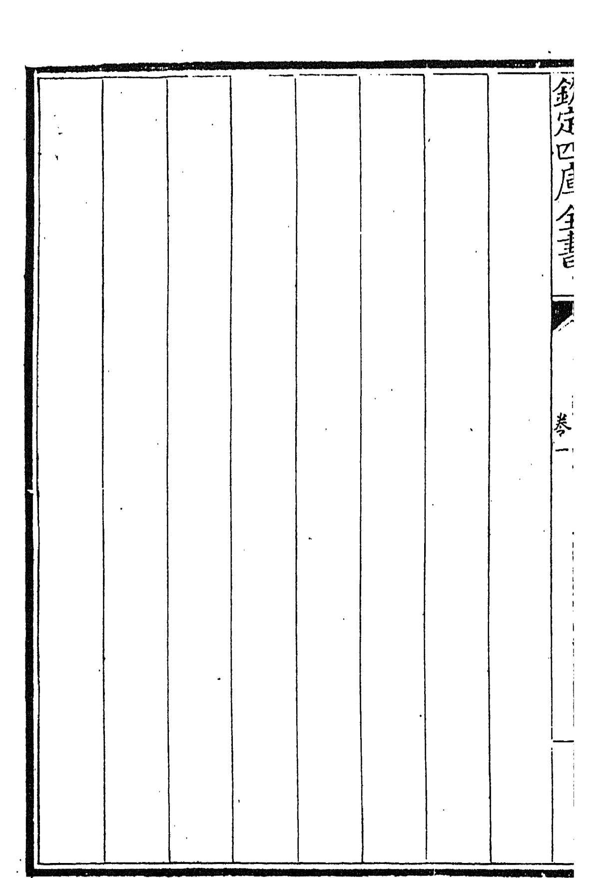
日月東西相從不已風霆流形庶物露生是天道之顯者變之可乎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是地

理之顯者絶之可乎五常設教之倫五事敬用之範是人紀之顯者亂之可乎月令載此於孟春亦春秋正王道之端之意其示戒深矣

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蚤落國時有恐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緫至藜莠蓬蒿竝興行冬令則水潦為敗雪霜大摯首種不入

行令或以為天之行令或以為君之行令天令之不時乃君令之所致其實一也行夏令則孟春之時似

夏雨水乃正月節不時則非時而有也草木以長養之蚤故其落亦蚤國時有恐非常常恐也有時或然如驚雷震電之類行秋令則孟春之時似秋春氣温秋氣涼當温而涼則爲疫秋後多風多雨徒長惡草耳行冬令則孟春之時似冬冬春去冬未遠冬之水潦積陰所成春尚有之所以敗物或時降霜或時降雪此皆冬之物也摯猶至也首種非止一物首種如今人言發頭布種之初也不入謂不入土蓋氣寒也



月令解卷二

宋 張虙 撰

仲春之月

仲春者斗建卯之辰也漢志云冒茆於卯則卯冒也

顔師古曰茆謂叢生音莫保反夏正為二月

日在奎

二月之中三統歴云日在婁四度元嘉歴云日在奎

七度日與斗建常相合卯與戌合二月斗建卯則日

在戌奎星屬戌也奎十六星

昏弧中旦建星中

弧九星建在斗之上弧與建相望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户祭先脾

夾鍾者月建卯之律也仲春氣至則夾鍾之律應周語云夾鍾出四隙之細漢志云言陰夾助大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夾鍾又謂之圜鍾以春主規言

之也

始雨水桃始華倉庚鳴鷹化爲鳩

此記二月時候也漢初以雨水爲二月節劉歆改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雨水則不復冰矣桃始華春華之盛莫如桃倉庚黃鸝也出于幽谷遷于喬木故鳴也詩人取其嚶嚶之聲當春之時物有化此造物之一妙也鷹與鳩迭相化月令言鷹化爲鳩王制言鳩化爲鷹然後設尉羅鷹鷙而鳩仁春陽育物

使鶯者能仁月令書之鳩化為鷹變而之不仁矣故

月令不書

天子居青陽大廟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

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此當卯上二月位也仲月所居在左右之中不謂之

中而謂之大廟月令有寢廟有大廟寢廟祖宗之廟

也大廟為天子所居而有廟稱如今稱廊廟稱廟堂

無嫌也方慤解云以其或享神於此故謂之廟若是

則大廟之內凡百神祇隨四時而祀者常在其中故以廟稱尊之曰大天子不敢以爲己居也此呂氏之制也（案月令明堂即考工記五室十二堂之制四正之堂稱大廟八廂稱左个右个廟與个乃深淺之名廟者穆然而深也不必享神之所始稱廟）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大廟有室而無寢

是月也安萌牙（案今本牙作芽古本通用牙）養幼少存諸孤

皆所以助生氣也萌芽指草木之類萌動則始茁牙則浸長矣安之恐觸之而折也幼少指人周禮大司

徒保息養萬民一曰慈幼注慈幼謂愛幼少也產子三人與之母二人與之餼後世遂有收養委棄小兒者至於幼而無父曰孤則尤不可不存之孤而不存則類絕矣待人詳於待物

擇元日命民社

孟春以元日祈穀曰以則不待擇謂正月朔旦也今命民社曰擇元日與擇元辰同郊特牲言社日用甲此之元日蓋甲日也甲為日之始猶朔旦也大夫以

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則民固有社然必出天子之命

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獄訟

囹圄禁人之所則省而察之恐入者被苦也桎梏禁人之器則去而除之恐害人手足也肆謂暴尸掠謂箠楚則戒之方天地作解之時人應之為解之事皆所以順生氣然非上之人得徧行之故以命有司

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

禖之前

商頌言天命元鳥降而生商故史記商本紀因謂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取呑之而生契其言遂流於誕孔頴達詩疏引仲春元鳥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元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元鳥則詩疏之言可信是知高禖之祀自古有之矣惟月令所言高禖之祀其禮爲重天子親往異乎常祀祠用大牢幾過乎郊昔孔子垂教怪神之事置

之不語上下神祇之禱不取子路故孔子於祭禮未嘗不謹亦未嘗或流於誕經之所言爲農有祈爲兵有祈與凡水旱有祈皆正也周禮六祝六祈六辭六號非不多也獨不見禖宫嘉祥之事雖然精神所感何幽不格念慮所通惚恍有象高禖之祥豈容億度禮記之載自有舊典朝家之行又有成式惟在上之人確守之耳

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啓戸始出先

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日夜分與仲秋同無長短之差也春則雷發聲秋則雷收聲雷不特發聲而已電是陽光至此陽氣漸盛其光乃見春則蟄蟲啟戶秋則蟄蟲坏戶蓋春蟄蟲始振則振而已猶未出也今則啟戶而出矣雷之發聲陰陽家可以數推故先雷三日可以令兆民玉藻言疾風迅雷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况聞其

發聲之始乎其有不戒容止生子不備必有凶災無足怪也古者愛民如愛子弟木鐸所以振文教奮而警之何其慮之深哉

日夜分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

制器尚象雖曰多端然不出三者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當日夜之分天時適平聖人因是稽器於人以上承天之所爲而下正其所爲同律度量衡自舜以來謹之矣石

出於衡斗角出於量權者衡之用槩者量之用曰同曰鈞則致其謹曰角曰正則致其審矣

是月也耕者少舍乃脩闔扇寢廟畢備毋作大事以妨農之事

農之作也出而在田農之息也入而在舍曰少舍則暫焉而已又乘其隙而脩闔扇注云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似失之鑿此之闔扇不過當寒時塞向墐戶今脩之則亦啟其向之塞闢其戶之墐而已寢廟畢

備句當屬下古人慮農事之或妨也謂農之器𤼵可
乘閒而脩之若國之寢廟既已畢脩則不必作此大
事以妨農之事葢寢廟告成無有虧闕不俟脩也
是月也毋竭川澤毋漉陂池毋焚山林
竭澤而漁古人所惡况當春時哉陂池儻漉而取之
亦竭矣春蒐火弊獻禽注火弊火止也春田主用火
因焚萊除陳草此惟蒐時爲然耳常時固有禁也皆
所以遂生物之性也

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

鮮注讀爲獻或讀如字繫牲曰鮮用羔羊爲火畜故也不以羊而以羔方少陽用事之時而又品物少故也先薦寢廟所以重時物且不敢以人之餘奉神也

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廟以神道事之則有廟月令凡薦新之類皆曰寢廟意者廟則四時有常祭寢則以時物薦新言寢廟與單言廟不同

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

親往視之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樂

孟春命樂正入學習舞矣至是又以上丁之日命樂正習舞唯恐舞者之容節有一或失也鄭氏注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則此之釋菜正天子與羣臣入學之禮天子與羣臣親往視其習舞無違禮矣至仲丁始命樂正入學習樂習樂則凡樂無所不習不特舞樂樂者天地之和也古人作樂所以導和於天下乃時之常事非必有爲而然也

是月也祀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

孟春之時犧牲不用牝而已至是舉犧牲皆不用矣若高禖之用大牢開冰之用羔此二者乃天子所行之事每歲惟一舉不以常禮論也以圭璧易犧牲非但用圭璧又用皮幣以更之

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緫至寇戎來征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則國乃大旱煖氣早來蟲螟為害

行秋令則仲春之時似秋秋時多雨所以爲大水秋將入寒所以寒氣總至寇戎乘金氣也行冬令則仲春之時似冬仲春之時陽氣宜勝令則不勝麥爲寒氣所害故不熟民之相掠由無麥也行夏令則仲春之時似夏夏時多旱煖氣未當來而來蟲螟煖氣所生也

月令解卷三

宋 張虙 撰

季春之月

季春者斗建辰之辰也漢志云振美於辰則辰振也

夏正爲三月

日在胃

三月之中三統歴云日在胃七度元嘉歴云日在胃

九度日與斗建常相合辰與酉合故三月斗建辰則

日在酉胃星屬酉也胃三星

昏七星中旦牽牛中

七星南方之宿以其數有七謂之七星二十八宿皆星也獨謂南方之中星爲星者以星爲陽之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故也牽牛六星北方之宿七星與牽牛相望也

其日甲乙其帝大皥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

姑洗者月建辰之律也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周語云姑洗所以脩絜百物考神納賓漢志云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

桐始華田鼠化爲鴽虹始見蓱始生

此記三月時候也桐之爲木見於詩定之方中云可中琴瑟亦世有用之材故取以紀時鼠穴於地者忽爲飛禽此尤造物之神也虹螮蝀也朝見於西莫見於東日之氣也蓱水草

天子居青陽右个乘鸞路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

此當辰上三月位也季月居右个

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

鞠衣后之蠶服也蠶事近矣欲求福祥之助乃薦此服於神先儒以先帝為大皡之屬蠶桑雖后事天子未嘗不親焉其始也薦鞠衣以求福其後也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吉者入於蠶室皆所以重其事也

命舟牧覆舟五覆五反乃告舟備具于天子焉天子始
乗舟薦鮪于寢廟乃爲麥祈實

爾雅言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則天子固有所駕之舟
也舟牧主舟之官也至尊所乗不可不謹五覆五反
防其傾漏乃告備具天子於是乗舟亦猶後世以春
時出游歟惟天子不以無事而出因薦鮪于寢廟所
以乗舟者欲薦鮪也禮季冬獻魚春薦鮪鮪曰王鮪
異乎常魚故春特以薦焉薦鮪之日爲麥祈實麥而

不實與無麥同故先時致祈爲民之切也

是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

春之氣固主生矣至於季春始爲盛陽生於子出於寅及乎辰則始發泄由辰而前句者非不出也出之爲未畢萌者非不達也達之爲未盡至於辰乃畢乃盡焉春主發散則出而外之時也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

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凡所布施皆順天也成周盛時鄉師周萬民之囏阨司門養死政之老孤其天患民病則司救以王命施惠邦之委積遺人掌之野之耡粟屋粟旅師聚之所以待貧窮之絶者至矣月令之布德行惠蓋倣其近似者爲之故亦以之命有司穀藏曰倉米藏曰廩貧窮曰賜賜則所以予之乏絶曰賑賑則貸之而已此猶未足以見其宣散也至於開府庫以出幣帛凡天

下之諸侯皆勉之以從事以之聘名士以之禮賢者蓋天下之貧窮乏絶天子豈一一能徧所勉諸侯行之者惟以聘禮名士賢者為急此所謂不徧物之智也

是月也命司空曰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脩利隄防道達溝瀆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周禮司空掌邦土月令亦設此官而命之春時多雨下水上騰蓋水氣相感而然雨多害物故為之備循

行國邑之間周視原野之地有隄防則當脩利有溝
瀆則當道達有道路則當開通使之無有障塞如此
爲備則雨多不爲害矣
田獵罝罘羅罔畢翳餧獸之藥毋出九門
當春物生鳥獸方字乳又非爲蒐除害之時傷之則
逆天時此田獵之具所以毋出九門每門之内或有
藏此具者皆不得出禁之也
是月也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

曲植籧筐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毋有敢惰

野虞如周禮山虞澤虞之類桑柘蠶所食戒之無伐愛其所食也仲月鷹化爲鳩至是其羽始備拂披拂也詩以鵻鳩鳲鳩比后夫人之德故喜觀其拂羽以爲蠶之候戴勝織紝之鳥頭上所戴若勝然后妃齋戒如承大祭觀採桑示帥先天下也婦女以蠶爲事

者觀謂游樂也案此句舊在如詩鄭之溱洧下於文不順今改正如詩鄭之溱洧豈可不禁婦使亦省恐以他役奪其務也凡此皆所以勸其事也登如麥之登穀之登效功注謂敕往蠶者勸戒之似失之迂此直指蠶之登與孟夏后妃獻繭不同矣分繭稱絲使各效其功之多寡以共郊廟之服無有敢惰者以上之人所以躬率者誠也是月也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百工咸理監工日號毋悖

于時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

天氣和適造作爲宜工師百工之師孟子工師得大木是也故命之令百工五庫以五材而得名凡所治之材不離乎五材令之使審焉不謂之材而謂之量以其材各有所受也一有不良工則審之百工咸理不特一工爲然也監工日號不特一日爲然也弓人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寒定體此謂之時不可悖也夫工固有巧也然過乎巧則爲淫無得過乎淫使

生奢泰之心

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

自孟春樂正入學先習舞仲春上丁又命樂正習舞至仲丁樂正入學習樂則樂已成矣是月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與羣臣親往視之習樂在學而合樂亦在學此樂之極盛也

是月也乃合累牛騰馬遊牝于牧犧牲駒犢舉書其數

此不過欲其生息之多書其數者亦恐没所有也

合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注謂難陰氣非也聖人順陰陽之氣惟恐邪之有以干正天地之間有不正之氣聖人於是有難之之法周禮方相氏帥百隸而時難以索室毆疫難之法所以逐不正也陰陽天地之正氣也不可以邪干之季春之難謂之畢春氣春氣發生有不正者干之則發生之功不遂於是乎難畢者令春氣得以成功也磔

攘磔牲于九門之上自方相氏時難之法廢而後有磔攘九門即上言九門謂之國則總内外言之也

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行夏令則民多疾疫時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蚤降兵革竝起

季春之時似冬冬之氣爲寒故寒氣時發草木皆肅謂枝葉無條暢之意國有大恐又甚於國時有恐以嚴寒可畏故也季春之時似夏則民多疾疫溫氣大

勝也陽亢爲旱故雨不降高者暵於熱故山陵之物不收季春之時似秋則天氣沈陰非春和時秋有淫雨春乃如之兵革之起金氣之應也

月令解卷四

宋 張虙 撰

孟夏之月

孟夏之月孟夏者斗建巳之辰漢志云巳盛於巳則巳巳也上音似下音以夏正爲四月

日在畢

四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井初度元嘉歷云日在畢十五度日與斗建常相合巳與申合故四月斗建巳

則日在申畢星屬申也畢八星

昏翼中旦婺女中

翼二十二星南方之宿婺女四星北方之宿翼與女正相望也

其日丙丁

丙丁屬夏注丙之言炳也時萬物皆炳然著見而强大因以爲日名

其帝炎帝其神祝融

據經惟曰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魏相傳言南方之神炎帝乗離執衡司夏也火性炎上故曰炎融者火之明盛也神必有祝遂稱祝融

其蟲羽

羽亦謂之蟲所謂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注衆物從風鼓翼飛鳥之屬

其音徵

䟽謂夏時調和樂以徵爲主徵祉也物盛大而繁祉

也

律中中吕

中吕者月建巳之律也孟夏氣至則中吕之律應周語云中吕宣中氣漢志云言微陰始起未成著于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

其數七

火數二得土五數故爲成數七

其味苦其臭焦

火曰炎上而炎上作苦焦言火炎而不宜上按此句未詳

蓋夏之氣為然

其祀竈祭先肺

夏與冬為對人之生不在家則在路夏祀竈賴其養於家冬祀行資其庇於路此夏之祀所以主竈也祭用牲之藏當以人之六脈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為主於是為脾為肺故夏先肺也

螻蟈鳴蚯蚓出王瓜生苦菜秀

此記四月時候也螻螻蛄也能鳴蟈蛙也周禮蟈氏掌其禁其鳴尤甚蚯蚓亦能鳴謂之歌女此時始出地未鳴也王瓜大瓜也種最多有大有小此言其生謂大種也苦菜詩謂之荼今人亦多食劉易喜食苦馬菜爲狱青所治

天子居明堂左个乗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玉

明堂古天子聽政之堂呂氏取以名夏爲朱明名與

所居正相稱也此當巳上四月位也朱路謂路飾之以朱者也赤騮赤身黑鬣曰騮周人尚赤戎事乘騵注騵騮馬白腹赤旂旂色尚赤也載謂建之於車也周禮交龍爲旂凡旗通謂之旂旂必有鈴朱衣所衣之衣尚赤色也赤玉謂玉色之赤者服謂冕旒及笄弁佩玉尚赤色也相玉經云赤擬雞冠

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菽水穀案原本作菽穀脫水字則下文一用尅我句不明矣今補雞木畜夏氣盛

烈一用尅我不使太過一用生我不使減退器高以
粗者夏主長大高則長粗則大亦象物盛長也
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盛德在
火天子乃齊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
夏於南郊
立夏爲四月節迎夏於南郊者人君後天而奉天時
當其氣至則出郊以迎所以尊之也夏之盛德在火
火屬夏也凡見於萬物之長火之德也親帥羣臣迎

之南郊所以重其至示敬也迎迎其氣耳非有神也或謂即炎帝祝融故迎而祭之注引文耀鉤謂赤熛怒

還反行賞封諸侯慶賜遂行無不欣説

南郊迎氣公卿大夫與焉而無諸侯及還反行賞則有諸侯之封焉上有慶賜固人情之所欣説然滿堂飲酒一夫鄉隅而泣亦足以爲慶賜之累故無不欣説則善也

乃命樂師習合禮樂

季春大合樂天子帥羣臣親往視之至是又習合焉不特樂也禮亦在其中故曰習合禮樂不可一日廢故以時習合之非有所爲也

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舉長大行爵出禄必當其位

夏曰長此助長氣也大尉古司馬之官以辨論官材爲職桀俊以才言必贊之懼其或堙晦也賢良以德言必遂之懼其有沮滯也長謂日加益者大謂由小

學而造大學者從而舉之爵以馭貴禄以馭富無不各當其位言於孟夏皆所以助長氣也

是月也繼長增高毋有壞隳毋起土功毋發大衆毋伐大樹

當夏之時物無不長也無不高也勿使有壞是繼也勿使有隳是增也土功一起築城鑿池能無壞隳乎大衆一發車徒征行能無壞隳乎若伐大樹則壞隳又甚矣此所當戒也

是月也天子始絺

絺以卻暑暑而絺猶寒而裘也此天下之常惟天子

所服則尤以順時爲重也

命野虞出行田原爲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命司徒

循行縣鄙命農勉作毋休于都

野虞位卑故命之出行田原曰爲天子者見上之人

留意於農野虞之行如天子親勸勞然司徒位尊故

命之循行縣鄙令農勉作以趨時都者國都也人情

所樂居令其在田而不在都也

是月也驅獸毋害五穀毋大田獵

夏曰苗以其爲苗除害也五穀正長而獸或害之何以有秋蜡迎虎而祭以其能食田豕則養穀以驅獸重其所當重然終不敢大爲田獵以傷蕃廡之氣也

農乃登麥天子乃以彘嘗麥先薦寢廟

季春爲麥祈實至是始熟農遂登而獻之麥火穀彘水畜嘗麥以水勝火不使熱之過也寢廟祖廟也祖

廟必有寢月令凡天子嘗新必先薦寢廟一食不敢

忘親也

是月也聚畜百藥

周禮醫師掌聚毒藥注聚畜百藥蕃廡之時毒氣盛

也藥之可採者不必皆在孟夏以其蕃廡之時所可

采者為多

靡草死麥秋至

詩小雅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注盛夏養萬物之時草

木枝葉猶有萎槁者此正靡草之類非專一物俗諺有夏枯草麥之言秋蓋萬物成熟爲秋麥至是熟故曰麥秋上已登麥矣今復言麥秋至者蓋登麥農以新爲獻耳如今農夫獻新論麥秋則今始至也

斷薄刑決小罪出輕繫

刑以秋冬今當夏時所斷者薄刑所決者小罪輕繫如漢時獄逾冬免死若輕者今皆出之

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

以給郊廟之服

周禮內宰后妃率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爲祭服則蠶于蠶室者內外命婦也后妃因內外蠶事之畢以其繭獻于天子當季春蠶事之興也天子薦鞠衣以求福令蠶既畢后獻繭于天子以告功成禮也注謂后妃受內命婦之獻非也繭稅謂收所養之繭稅此與帝藉之收不同帝藉之收盡收之也此曰乃收繭稅既曰稅則惟稅之而已不盡收也帝藉供粢盛

所用廣若給郊廟之服服不必常易新也以桑爲均其多寡則隨桑之多寡貴賤長幼如一什一則皆什一什二則皆什二也此一節不可從注疏之説

是月也天子飲酎用禮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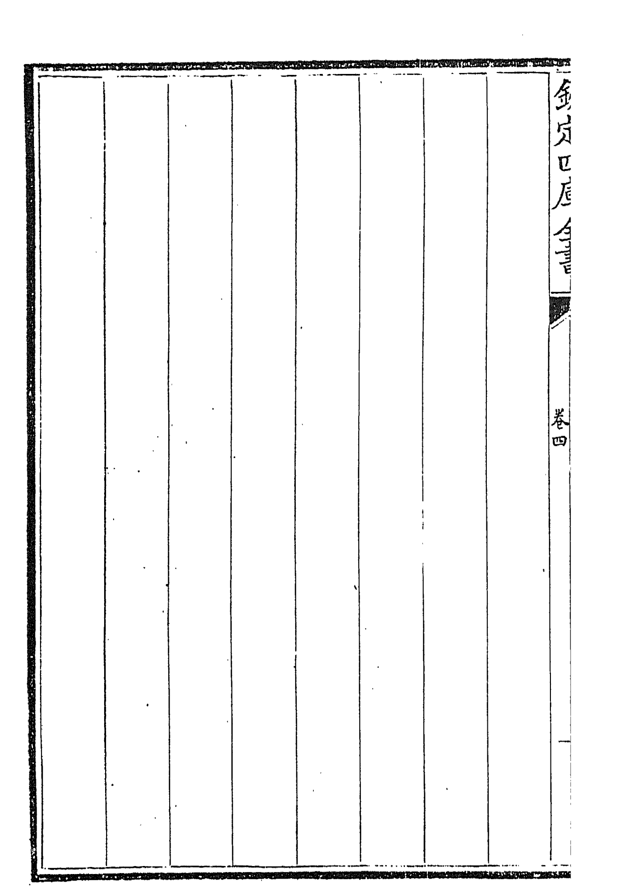
疏引詩爲此春酒至此始成與漢嘗酎異觀注疏之言則此飲酎非在廟也嘗酎之意載於左傳襄公二十二年見於嘗酎與執燔焉則酎在廟也至漢則高廟酎惠帝廟酎酎禮行于宗廟若月令所言則無在

廟之禮月令凡先薦寢廟皆天產之物麥稻鮪含桃如飲酎直曰天子飲酎用禮樂用禮樂則飲酎之禮在當時爲最盛此疏所以言與漢嘗酎異也

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則草木蚤枯後乃大水敗其城郭行春令則蝗蟲爲災暴風來格秀草不實

行秋令則孟夏之時似秋秋雨傷稼謂之苦雨此雨數來穀何以養鄙界上邑小城曰保入保慮饑也行

冬令則孟夏之時似冬草木未寒而枯冬德屬水水尤爲盛故大水敗城郭也行春令則孟夏之時似春蝗蟲以温氣而生夏宜熱而温故蝗生也暴風卒然之風春多有之夏行春令故有此風草當春則生今非時故秀而不實也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月令解卷五至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監生臣孫承舉

謄録監生臣厳續曾

謄録監生臣王人作

謄録貢生臣吳壽康

月令解卷五

宋 張虙 撰

仲夏之月

仲夏者斗建午之辰漢志云咢布于午則午咢也夏正爲五月

日在東井

五月之中三統歴云日在井三十一度元嘉歴云日在東井十八度日與斗建常相合午與未合故五月

斗建午則日在未井星屬未也井八星

昏亢中旦危中

亢四星東方之宿危三星北方之宿時日長夜短昏旦不相望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蕤賓者月建午之律也仲夏氣至則蕤賓之律應周語云蕤賓所以安靖神人獻酬交酢漢志云蕤繼也

賔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

小暑至螳蜋生鵙始鳴反舌無聲

小暑爲六月節令月建午而言小暑至者詩言七月流火火流則暑退暑退於孟秋則極盛於季夏當五月小暑爲六月節者此見暑至之漸也螳蜋方言云譚魯以南謂之蟷蠰三河之域謂之螳蜋燕趙之際謂之食厖齊杞以東謂之馬穀

天子居明堂大廟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王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此當午上五月位也

養壯佼是月也命樂師脩鞀鞞鼓均琴瑟管簫執干戚戈羽調竽笙篪簧飭鐘磬柷敔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先命有司祈祀者於是始講雩禮曰大雩則雩帝也用盛禮則祀之也不特天子舉是禮於上又以命百

縣百辟卿士有益于民如句龍后稷等月令言縣即
天子之縣內諸侯也夫雩將以求雨也今乃以祈穀
實蓋祈雨正爲穀也以祈穀實猶爲麥祈實無非爲
民也
農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先薦寢
廟
月令書登麥登稻之後天子必以牲嘗之而薦寢廟
惟此月書登黍則獨以異文登者謂農以新獻於上

非正熟時說文謂黍以暑得名今小暑至農遂登黍方懿謂非秬黍特其種類之早者雛鳥之始生以始生之鳥嘗新登之黍亦相宜也至於薦之寢廟又不直致而羞以含桃焉含桃注謂櫻桃漢叔孫通語惠帝取櫻桃獻宗廟諸果獻由此興通不過謂時新之物當先薦宗廟耳未必識月令所書之意觀家語載魯哀公賜孔子桃與黍孔子以桃雪黍古人以桃雪黍自有深意案家語乃云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公曰黍者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其事於

含桃絕不相涉孔子獨知月令于薦黍之時加以含桃方懸云含桃實雖小而類桃故亦謂之桃不然月令薦新非一事何獨此加以含桃邪案解內亦以月令為呂不韋書不得云孔子獨知月令矣其下所云殊無意義應有脫誤

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

藍以染青故青出於藍夏染之為最美也聖人恐其取之多非所以助物長故戒之周禮染人注凡染當及盛暑熱潤則是月用藍以染正得其宜既戒人無

艾藍矣又令毋燒灰暴布此二事亦爲染殺也考工記㡛氏湅帛以欄爲灰言以欄木之灰漸釋其帛則灰爲染之用矣布爲人之服去地尺曰暴案尺字原書作天今改正據考工記云去地尺暴之非去地尺曰暴也語亦舛誤晝暴諸日則布亦必暴矣燒灰暴布則耗傷陽氣不欲張而用之也

門閭毋閉關市毋索挺重囚益其食

門閭毋閉欲陽氣之宣也周禮設司關司市之職非欲罔民之利也上之人不窮民隱則貨賄倍出矣重

因與輕繫不同輕繫可出重囚則寬益其食恐以瘐死傷助長氣也

游牝別羣則執騰駒（案陸德明經典釋文云執如字蔡本作縶）班馬政

季春游牝於牧至是則別羣春合累牛騰馬至是則執騰駒皆防物之性恐其傷生也馬政莫重於周禮大司馬掌邦政夫掌天下之政而以司馬名則其重可知至於趣馬巫馬之簡治校人庾人之乘阜圉師牧師之牧養無非政也班即頒也左傳有班馬之聲

與此班之義不同

是月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毋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

此章與仲冬對文夏日長至冬日短至至之言極也陰陽爭者夏則陰方來而與陽遇冬則陽方來而與陰遇未各止其所故爭也天地造化陰陽消長著于易者何嘗有爭此亦以人所料度言之耳夏言死生

分冬曰諸生蕩惟言生而不言死蓋自生而死如草木昆蟲之類有生于春夏而死于秋冬者顯然可見故言死生分自死而生則起于萌孽之微初無可見之跡故言諸生蕩然此則論時令而然若君子所以治身則冬夏若異而實同蓋人之一身嘗欲至誠滌慮退藏於密此道固無分於冬夏夏則戒以毋躁與冬之欲寧異者暑為躁寒為寧聲色人所欲止之毋使之進滋味人所欲薄之毋使致和者欲則節之心

氣則欲定凡爾百官雖曰趨事又貴靜事毋刑則不尚殺戮凡此以微陰方生而未定故定之者君子也君子定其所成

鹿角解蟬始鳴半夏生木堇榮

又記時候也重紀時候者先紀時候以明應節後言時候以應分至所應不同故重紀之也麋鹿之生皆能解角猶蛟龍之蜕骨也而其時則不同鹿山獸所謂鹿走山林是也麋澤獸所謂澤中之麋是也山高

而澤卑鹿受高燥之氣多必資陰氣麋受卑濕之氣多必資陽氣所以鹿感陰而解角麋感陽而解角解言生新而解舊也蜩以仲夏鳴若寒蟬則以孟秋鳴蟬與寒蟬異種也半夏生仲夏居夏之半而是藥生於此時故因以為名木堇朝榮而暮隕

是月也毋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

此四語當反觀之其曰可以者則惟仲夏為宜也葢

高明可居也或以生疾所以仲夏為宜眺望可遠也或困目力所以仲夏為宜山陵可升也或有嵐瘴所以仲夏為宜臺榭可處也或有高寒所以仲夏為宜

仲夏行冬令則雹凍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行春令則五穀晚孰百螣時起其國乃饑行秋令則草木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

行冬令則仲夏之時似冬冬有雹凍今其時似冬則有傷穀之害道路不通夏而寒故也行春令則仲夏

之時似春夏去春未遠一氣之差則穀遂晚熟螣蝗之屬言百者明衆類並為害蝗起傷穀宜其饑也行秋令則仲夏之時似秋此是寒早也草木于夏而零落果實于夏而早成氣序不調民宜疫也

月令觧卷六

宋 張虙 撰

季夏之月

季夏者斗建未之辰也漢志云昧薆于未則未昧也

夏正爲六月

日在柳

六月之中三統歴云日在張三度元嘉歴云日在柳十二度日與斗建常相合未與午合故六月斗建未

則日在午柳星屬午也柳八星

昬火中旦奎中

火心星也火三星東方之宿奎十六星西方之宿火與奎正相望也

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蟲羽其音徵律中林鍾其數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祭先肺

林鍾者月建未之律也季夏氣至則林鍾之律應周語云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漢志云林君

也言陰氣受任助㽔賔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

温風始至蟋蟀居壁鷹乃學習腐草為螢

皆記時候也孟春言東風孟秋言涼風此風應時也

而夏之温風乃言於夏末者葢温風至則陽氣極也

蟋蟀以羽翼未成而居壁鷹學習學搏摯也腐草為

螢木之腐也蟲生草之腐也為飛螢

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駕赤騮載赤旂衣朱衣服赤

玉食菽與雞其器高以粗

此當未上六月位也

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黿

四者甲類秋乃堅成皆水族也故以命漁師必於季夏者欲以盛暑之氣爆其皮甲利其耐久故也

命澤人納材葦

葦荻之小者生於大澤故令澤人納之欲其柔韌可用故納于季夏之時織以為薄必擇其材者

是月也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

咸出其力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廟社稷之靈以為民祈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無或差貸黑黄倉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偽以給郊廟祭祀之服以為旗章以别貴賤等給之度

周禮婦官有典婦功典枲染人等此既染采則獨指染人也黼黻文章則見於冕服者其事為重不可以無法不可以無故法者古人所創故者古人所用一或差貸則為不衷之服黑黄倉赤泛言五采又非冕

服比矣必欲其質必欲其良質取其實良取其善一有詐僞則邪慝之物也郊廟祭祀之服葢總言之且不特用之於服也以爲旗章則貴賤以分等給有度皆從此以定婦官之職可不謹哉

是月也樹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揺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持功舉大事則有天殃

木生於春長於夏至夏末垂則盛矣虞蓋山虞也行木循而行之也毋有斬伐慮傷方盛之材也興土功合諸侯起兵動衆此皆大事也不可興而興不可合而合不可起不可動而起之動之皆所以揺養氣也養氣萬物作于春而氣主生長于夏而氣主養故謂之養氣土將用事氣欲靜也不可揺之發令謂將有征役也發之過早而使民蹻足而待其不妨民事乎神農之事即指民事也土神稱神農若先嗇之類此

季夏也而言土知土用事也水潦盛昌土至此潤溽而易雨持功猶言用事也水潦盛昌神農將用事而人乃舉大事以妨之違盛逆天而天災適當之矣

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注潤溽謂塗溼也潤溽乃雨之證故大雨時行曰時行則非常有所謂涷雨者田家因之或燒或薙謂治草也所以行水是水既行則草無不死如彼熱湯復

以所除之草糞其田疇美其土疆疆即周禮疆槩也

季夏行春令則穀實鮮落國多風欬民乃遷徙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禾稼不孰乃多女災行冬令則風寒不時鷹隼蚤鷙四鄙入保

行春令則季夏之時似春當春之時萬物初榮至夏季穀垂成矣今行春令氣不足以成之所以鮮落非衰而落也風欬肺受春風而欬民之遷徙亦以春主發散人情亦然行秋令則季夏之時似秋水潦以金

生水故也稼不孰以水爲害也行冬令則季夏之時
似冬因風而寒故曰風寒冬時如此鷹隼未陰而先
蟄注謂得疾厲之氣孟夏行秋令季夏行冬令皆四
鄙入保皆有所畏而然

中央土

四時五行固是天地所生而四時是氣五行是物氣
輕虛所以麗天物質凝所以屬地四時係天年有三
百六十日則春夏秋冬各分居九十日五行以配四

時布于三百六十日間以木配春以火配夏以金配秋以水配冬以土則每時寄王十八日也故九十日之間戊巳之日各有九也雖每分寄而位本未宜處於季夏之末火金之間故在此陳之也周人兆黄帝於南郊迎土氣於季夏亦以是爾歷於立秋以前言土王用事即其時也横渠張載云以易言之八卦之位坤在西南致養之地當離兊之間離爲夏爲火兊爲秋爲金則坤爲土在中央宜也又木生火火生土

土生金金生水則土自當在火金之間也

其日戊巳

戊己屬中央洼戊之言茂也已之言起也萬物皆枝葉茂盛其含秀者抑屈而起因以爲日名

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據經惟曰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䰠相傳言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也黄者中之色也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

其蟲倮

倮亦謂之蟲注象物露見不隱藏虎豹之屬恒淺毛

其音宫

疏謂宫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

律中黄鍾之宫

春夏秋冬各有律以候氣季夏十八日土之氣至則黄鍾之律應黄鍾全律其應在十一月若季夏土氣至則黄鍾之宫聲應耳黄鍾五聲與其最尊一聲應

中者氣與律聲相當也疏謂土寄王四季無候氣之管取黄鍾宫聲以應土耳非也管即律也無管何以言律中耶

其數五

五者土之正數

其味甘其臭香

甘者味之本也香者臭之本也

其祀中霤祭先心

中霤一室之主居中而奠四隅郊特牲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故中央祀中霤祭用牲之藏當以人六脈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為主於是為脾為肺乃入左手為心故中央先心也

天子居大廟大室乘大路駕黄駵載黄旂衣黄衣服黄玉食稷與牛其器圜以閎

大廟位左右个之中大室又為大廟之中故中央土居之疏云周之明堂以夏世室推之大室在中央大

于四角之室觀疏意則大室在夏明堂之内案四正之堂稱大廟以其共一大室故曰大廟大室明大室居四正之堂中央耳疏内未嘗專主夏明堂言此語非也大路獨尊於四路不以色稱也殷路之制而飾之以黄所駕者黄騮所載者黄旂所衣者黄衣黄衣爲後世人主常服稷土穀五穀之長牛土畜形最大位居中央食當方之穀畜亦異於他時也器圜者象土周帀於四時閎者取其高廣案殷路之制以下七十有八字原本誤在仲秋之末今移於此

月令解卷七

宋 張虙 撰

孟秋之月

孟秋者斗建申之辰也漢志云申堅於申則申堅也

夏正為七月

日在翼

七月之中三統歷云日在翼十五度元嘉歷云日在翼十度日與斗建常相合申與巳合故七月斗建申

則日在巳翼猶在巳也翼二十二星

昬建星中旦畢中

建非二十八宿由建星在斗上斗二十六度其度既寛不知何日的至斗之中故舉星也畢八星建與畢相望也

其日庚辛

庚辛屬秋注庚之言更也辛之言新也萬物皆肅然改更秀實新成因以為日名

其帝少皥其神蓐收

據經惟言其帝其神初不言祀正魏相傳言西方之神少皥乘兊執矩司秋也元氣廣大謂之皥春為大皥秋為少皥蓐收者秋時物摧蓐而收斂

其蟲毛

毛亦謂之蟲所謂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注衆物應凉氣而備寒狐貉之屬生旃毛也

其音商

疏謂秋時調和樂以商為主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

律中夷則

夷則者月建申之律也孟秋氣至則夷則之律應周語云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漢志云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

其數九

金數四得土五數故為成數九

其味辛其臭腥

金曰從革而從革作辛凡辛腥者皆屬金

其祀門祭先肝

春祀戶秋祀門竒曰戶偶曰門戶祀其出塞向墐戶至春而出也門祀其入寶藏吿成至秋而入藏也故祀其神祭用牲之藏當以人六脈之次第求之自右手起以命脈為主於是為脾為肺乃入左手為心為肝故秋先肝也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始用行戮

此記七月時候也涼未至於寒故秋為涼風若北風其涼則寒矣露四時皆有之惟白露則氣肅白露為霜是也蟬至秋則無聲非寒蟬何以能鳴秋鷹祭鳥與獺祭魚豺祭獸小異雖均是示有先之意惟鷹祭時鳥猶生也祭後始殺之故云始用行戮今鷹夜擒小鳥以温爪曉則縱之則鷹誠有不直殺之理

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載白旂衣白衣服白

玉

秋曰白藏不言白而言章赤白為章則白在章之中矣四時惟秋繼夏為尅我者尅我成章則曰赤曰白不相離故以總章名秋所居此當申上七月之位也秋所乘路色宜尚白今曰戎路者葢以兵車言之如詩之元戎小戎也詩之兵車有飾而此秋所乘路為戎路䟽謂如周革路而飾之以白周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白駱白馬黑鬛曰駱白旂旂色尚白

也載謂建之於車周禮交龍為旂旂必有鈴白衣衣
色尚白也白玉玉色尚白相玉經云白如截肪
食麻與犬其器廉以深
麻木穀也金王之時食麻恐其或過取物之泄我者
以殺之犬金畜也金王之時食犬恐其或悖取物之
同類者以和之秋主刻制器廉以深廉稜也以對春
觀疏則圓廣廉則方嚴夫達則顯深則隱
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謁之天子曰某日立

秋盛德在金天子乃齊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

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

立秋為七月節迎秋於西郊者人君後天而奉天時

當其氣至則出郊以迎所以導之也秋之盛德在金

金屬秋也凡見於萬物之斂金之德也親帥羣臣迎

之於西郊所以重其至示敬也迎迎其氣耳非有神

也或謂即少皡蓐收故迎而祭之注引文耀鉤謂白

招拒

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

夫與公卿大夫諸侯迎春既反則賞公卿大夫諸侯於朝與公卿大夫迎秋既反則移其賞公卿大夫諸侯者以賞軍帥武人雖各因其類亦見古人不專於文德以夺武功也

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方

迎秋之後先命將帥士必選欲其精也兵必厲欲其

鈋也人有桀俊之才必簡練之以發其才有功之人
蓋見之已試者以征不義收功必易人謂使功不如
使過非也詰問其罪也誅責其罪也人人知暴慢者
有罪則知上之好惡矣故遠方無不順服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慎罪邪
務摶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
罪嚴斷刑天地始肅不可以贏

迎秋之後又命有司欲其脩明法制仲春省囹圄去

桎梏至秋則繕囹圄具桎梏非有異也春主生秋主殺秋既主殺則姦邪可藉此摶執也若命理則又精矣傷欲其瞻創欲其察折欲其視斷決囚欲如片言折獄然不可以不審曰獄曰訟以端平為尚端之為言正也端則無偏無詖若輕重其心則非端矣平則無反無側若上下其手則非平矣有罪之人於是可戮嚴為斷刑順天地肅殺之氣也羸有餘也秋之為言揫也揫斂也肅則揫斂非有餘矣皆順天也此章

反覆用刑之道謂秋主肅殺天之道不可以不順然天之道好生聖人之道將以教民非以虐民又未嘗不寓其惻隱之仁也端之為義何如門曰端門正其居也月曰端月正其始也為治不在多言在循乎正而已所由必正道道適堯舜文武為正道也所用必正人選侍御僕從亦正人也則端之義廣矣平之為義何如書言逆衡平如衡也詩言如砥平如砥也治致太平豈有他術此心之平則溥博無私斯民無不被其

澤一視同仁天下皆在我覆幬之中則平之義廣矣

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

元日祈穀雩祈穀務農重穀也穀之種類多曰五穀曰九穀凡人資以養者皆穀也若仲秋所登之穀天子以新而嘗則嘉種之尤嘉者可為百穀之長故惟以穀名之登麥登黍時之所嘗皆新也而惟於穀獨言新者以此種熟時始可言新穀之升也以彘嘗麥以雞嘗黍凡所嘗皆有配也而嘗穀無之者見穀之

為寶非他物所能配也至於寢廟之薦其事亦異魚如鮪必薦果如含桃必薦意非不誠也嘗穀嘗黍無不先薦禮非不嚴至於嘗新而薦則事歿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一飲食不敢先嘗此天子之孝也亦天下人心所同也

命百官始收斂完隄防謹壅塞以備水潦脩宮室坏垣墻補城郭

經言收斂非止為時物也向之疏達者今廉以深矣

向之開通者今脩以補失事事物物皆以應揫斂之義曰隄防曰壅塞或全或謹此為水潦之備而已若宮室則當脩垣墻則當坏城郭則當補此又治國之常經不可緩者治國猶治家也藩籬衰敗則盜得以生心棟宇傾敧則人得以肆侮國體所繫非止於禦災捍患而已也

是月也毋以封諸侯立大官毋以割地行大使出大幣

此節若與祭統言於嘗出田邑發秋政不合然亦不

悖也封諸侯謂始建國封之者割地謂有功而加地者諸侯始封則當立卿立大夫皆大官也割地則當遣使賜幣此大使大幣益其鋪張揚厲以表時之盛顯設藩飾以為國之光殊失收斂之意所以戒之勿使為也

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行春令則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行夏令則國多火災寒熱不節民多瘧疾

行冬令則孟秋之時似冬當陰生之時而重陰固勝矣穀熟有年而介蟲敗之為災非小戎兵之來亦陰類也行春令則孟秋之時似春其國乃旱秋無苦雨可也旱則不可也秋而苦旱是陽已往而復還陽氣復還宜萬物之所喜而反不能成實則出之非時非徒無益已行夏令則孟秋之時似夏陽愈盛矣陽盛則為火周禮秋時有瘧寒疾矧又行夏令乎